

# 用心愿画出一座城市

◆ 孙道荣

新学期第一次班会，老师将黑板擦拭干净，让孩子们每个人在黑板上，画一个心愿。心愿可以画出来吗？老师笑着答，当然可以呀，你有什么心愿就画出来，让大家的心愿，点亮这块黑板。

第一个孩子走上讲台，用粉笔画下了一幢漂亮的房子。她是今年刚转学过来的学生，去年，在工地上做电焊工的爸爸，拿到了人才居住证，这才得以将她和妈妈的户口迁了过来。小姑娘一家现在还租房子住，她的心愿就是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的家。

第二个孩子，在房子的边上，画了一个足球场。他是个足球迷，希望家门口，有一个没有围墙、24小时可以免费踢球的社区足球场。

一个男同学，画了一条街道，在街道上画了一个小机器人，机器人正驮着一个快递盒子一样的东西在奔跑。男同学解释说，自己的爸爸是快递小哥……同学们哄堂大笑，男同学自己也笑了，改口说，我爸爸四十多了，应该叫快递老哥。同学们笑得更欢了。男同学说，我的心愿是长大之后，开发出这样的机器人，可以帮忙送快递，那样，我爸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

同学们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台，讲述自己的故事，也画下自己的心愿。

个子最高的同学，在黑板的上方，画了几朵云。他说，这些天太热了，有了云朵，天空就不单调了，漂亮了，也为上学的我们，还有扫马路的阿姨，送快递的叔叔，遮挡了烈日。

一个女生，在足球场的边上，画了一棵树，又在树下面，画了一条小狗，有趣的是小狗是抬着头的，仿佛在往树上看着什么。同学们叽叽喳喳议论开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已经走下讲台的女生，又转身回去，在树上画了一只小鸟。女生说，我喜欢小动物，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小鸟唱歌，听到小狗欢叫。

另一个女生，在楼房旁边，画了一条宽宽的跑步道。她希望每天能在跑步道上跑步，而不用吸到汽车的尾气。

一个男生画了一幢高大的建筑，在建筑的上方有一个醒目的红十字。他说，我希望家门口就能有一家大医院，这样，我的爷爷奶奶看病就方便了。

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女生，画了好多花，这里几朵，那里几朵。同学问她，为什么画那么多花？女生答，我就喜欢到处都有鲜花。

还有一个孩子，给黑板上的每幢建筑，都画了一部电梯，甚至给足球场的看台也画了一部电梯。问他为什么到处都画电梯，他说，他有个邻居好朋友，

腿受过重伤，如果没有电梯的话，二楼都上不了。他希望到处都有电梯，这样，他的朋友就可以像自己一样，想去哪就去哪。

全班40个同学，都在黑板上，画下了自己的心愿。黑板，变得密密麻麻。

一个孩子忽然惊讶地说，老师，我们画出了一个城市。

大家一看，噢，还别说，真像一座城市，应有尽有。

老师点评，它确实像一座城市，不过，与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，既一样，又不一样，一样的，它其实就是我们真实生活的写照；不一样的，它还包含了我们每个同学的心愿。

老师赞许地说，同学们，你们发现没有，很多别人的心愿，往往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心愿，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共同努力，我们每个人的心愿，都会实现。

班会结束了。值日同学舍不得擦掉黑板，老师拿出手机拍照，并说：我会替你们珍藏，也会发到家长群的。让我们共同期待，每一个心愿都实现的那一天。



## 返聘

◆ 刘兵

那天，老爷子终于从单位退休了。回来时，他显得既轻松，又有些失落。

老爷子坐在沙发上，神情怅然，拿起手机胡乱地看新闻，没想到，老妈递过一杯热茶，接着郑重其事地递来一张手写的“聘书”，笑呵呵地说：“老头子，发愁以后没事做，是吧？来来来，我们全家正式返聘你，家务活包括做饭等由你全包了。小的们，把围裙拖把抹布清洁球刷子拿过来，现场办移交啰！”

## 跆拳道

◆ 赵韩德

隔壁小张家有个男娃，幼儿园大班，不久就要读一年级。我这天早上下楼，见小张夫妇和孩子刚刚走到小区大门。让我一阵感动的是，三人大概是外出旅游，均是“兄弟登山，各自努力”的模样：每人一只双肩包一个拉杆箱。男娃也没什么特别照顾，一个小背包，一个小拉杆箱。由于比拉杆箱高不了多少，所以就把杆子放长放低，利用斜度拖箱子，可怜巴巴的样子。

我忍住，没叫。对他们充满钦佩。要知道，就是这个比灶台高不了多少的男娃，每天晚上还洗碗。我见过这小人儿洗碗之狼狽相，小围兜上全是洗洁精泡沫，脸上也有泡沫，笑嘻嘻地举起手在水斗里洗碗筷盆碟，还开心得要命。地上水淋漓。

让一个六七岁的娃娃洗碗，在整个小区里，凤毛麟角。不过我虽然赞成他们让娃背包、拖拉杆箱、洗碗，但是并不赞同他们对男娃的所有举措。我曾经反对小张用严厉的手段，天天要他的娃儿背《诗经》。这一点上，我赞成小张太太小潘的意见。当时小潘眼睛有点湿，与泪汪汪的娃儿一起。

小潘小张在《诗经》上顿时碰出火星。作为邻居，鄙人赶去灭火。原来小张也有“起跑线”思想，且甚厉害，不满足于唐诗宋词，要直达《诗经》，语文中的“奥数”。男娃苦着脸，看见小张就躲。小潘护儿，挺身而出。我问小张，您三十多岁，工程师，您倒去背“葛之覃矣……”试试。小张接受，退而求其次，改为《千家诗》。

这小男孩长得壮实，圆头虎脑，为了使其更男子气，小张决定让他去学跆拳道。小区健身中心开有孩儿班。自打进了跆拳道班，娃儿见到我就抱拳鞠躬，很有气场。

于是我从窗口经常听到小人人儿哇哇叫，连忙赶过去。原来跆拳道和学校一样，也有家庭作业，也要求家长亲自监督。小夫妻俩正给孩子练“压筋”呢。压筋在跆拳道中，是必不可少的一项训练。要求横叉竖叉一条直线，两腿伸直，手指触碰脚尖。男娃哪见过如此阵势，帮他往下压的时候，总是喊疼。小张怒目圆睁，说再哇哇叫也得压。

这男娃翻跟头，一开始用头顶住地板，始终翻不过去，不是往左就是往右倒。后来，小张按教练之法，叫娃儿用两手轻轻撑住，头不要顶，把头尽量往后缩，身体顺势就翻过去了，一个又一个。我们哈哈大笑。好笑的还有做仰卧起坐。最初要两手拽着裤子，才勉强能行；如今已完全靠腹部发力，即可完成动作（黄绿带考试要求连做18个）。

男娃训练，穿红黑领子练功服，腰扎显示等级的黄绿带，像模像样。问他已学了哪几招？回答说有前踢、正踢、横踢、侧踢；下格挡、中格挡、上格挡；弓步冲拳、走步冲拳、走步单手刀；还有品势太极一章、太极二章……俨然小行家。

小张夫妇是新上海人。小夫妻以十几年工薪之积蓄，加贷款，购置一套60平方米的二手房。给跆拳道娃一间单独卧室兼练功房之后，小张之梦——书房，是无论如何安排不出了。为此，小潘在大房间，辟出一个书角。小张还有明式家具梦，一时难以全部实现。小潘真是“顾我无衣搜蓁篋，泥他沽酒拔金钗”的贤妻，咬咬牙，买了一个红酸枝的仿古大书桌，让小张可以在晚餐后安心写书法。

## 搭车

◆ 安琼

稍逼仄些，但两人坐，加上司机，还算宽松。那天，小郝对大郝说，小忻科长还在考驾照，他想每天顺便带上他。大郝没有立即表态，小郝就有点急了，这点好事我们总可以做吧。他催说了几句，大郝才颌首点头。

小忻科长住一公里外的另一小区。某个周一的早晨，小忻科长迟到了，在小区门口等了他，都过二十多分钟了。小郝有点急躁，他知道大郝上午八点半还有个会，路又堵，这么等下去，必然迟到。小郝要打电话给小忻。大郝劝阻了他。他抬腕看表，思忖了一会，说，你就坐车等他吧，我自己打车先去单位。小郝不依，说我自己先走就是了，让小忻自己叫车吧。大郝不依，他坚持下车，在路边拦了一辆扬招车，走了。小郝很不舒坦，他手机电话大郝，我知道你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我接小忻的提议，你现在这样，不是让我陷入不仁不义之境吗？大郝笑呵呵地说，这是让你做得更有仁有义呀。小忻肯定被什么事耽误了，他知道有车在等他的，心里更踏实，你车一开走，他不会愈发手忙脚乱吗？大郝这么一说，小郝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后来小忻到了，走路是一

瘸一拐的。原来他准时出门，不小心绊了一脚，衣裤也摔破了，他赶紧回家稍作整伤。他抱歉耽搁他们时间了，他说他想打电话让他们先走的，可是手机偏偏也摔破了。

小郝又说：“听说，已经定了，大郝任处长了，我后备。”小郝语气有点沮丧。

不几日，小郝又来电了，说他好生奇怪，任命通知来了，居然处长是他。说大郝另有他用。

“你自己问过大郝了吗，什么原因？”明人问他。小郝说：“问了，大郝说他要援疆了，是他自己提出的。”明人说：“确实这么回事。”他们单位领导也告诉他了。而且，大郝明确说，小郝比自己有优势，他推荐他当处长。“哦，大郝还和我提到了当初为何没有爽快答应小忻搭车。他说他知道后面会有此类情况发生，他想看看我的决心大小。他说既然好事开了头，就一定把好事做得更好。”小郝又补充说道。

“你现在知道你和大郝的差距了吗？”明人笑着问道。



老单位有两位“活宝”，一个叫大郝，一个叫小郝，都是明人挺欣赏的两位年轻人。他们现在都是副处长了，而且两人相处不赖，既是并肩同行的好同事，也是形影相随的好伙伴。

这天是小郝打来的电话，仿佛有一肚子委屈，要向老领导倾诉。明人已听说了，他们单位正加大力度提拔年轻干部，大郝小郝都是处长人选，但大郝排名在先。小郝再三说：“老领导，我绝不是找您说情，我只是想不明白，我和大郝到底差距在哪里，脚碰脚一起进的单位，学历经历差不多，工作和贡献也都一样，为何别人看我们，似乎都是我差一截呢？”

明人在电话里就嗤嗤笑了。大郝小郝都姓郝，他们同年同月出生，只不过大郝大十来天，也不知是谁起的头，就大郝小郝这么称呼起来。

小郝这一煲电话粥，让明人忍俊不禁，也愈发心知肚明。前段时间，听说两位好兄弟还为一件不大不小的事，有些不愉快。小郝在电话里也主动提起了。

公车改革后，住同一小区的大郝小郝就约定，合租一辆小车上上班。为省费用，租的是荣威Rx5型，座位